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聖祖皇帝御製聖訓

宋紀一百四十六

起疆圉倫聖十月盡屠維大淵獻四月凡一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淳熙四年

金大定十七年

冬十月戊辰金州副都統制李思齊

請官軍擇有才畧智勇人不次陞擢帝曰專用年限則

才者無以自見許驥次陞差則兵官得人矣 己巳夏

國進百頭帳於金金主詔卻之境上其使因邊臣求入

乃許之 丙子詔陰雨多日大理寺臨安府并屬縣及

兩浙西路諸州縣見禁罪人在內委臺官在外委提刑
躬身檢察決遣如路遠分委通判杖已下并干繫等人
日下竝行疏放 丁丑金制諸明安父任別職子年二
十五以上方許承襲 己卯趙雄言湖廣總領所歲有
給降度牒定數不知紹興年間不曾給降亦自足用豈
紹興三十年創制以萬人爲額之前度牒初未行也帝
曰朕甚不欲給降度牒當漸革之 庚辰詔幸茅灘上
抽摘諸軍人馬按教宰執管軍知閣御帶環衛官自祥
曦殿戎服起居從駕餘免 辛巳金主謂宰臣曰今在
位不間薦賢何也魯狄仁傑起自下僚力扶唐祚使卽

危而安延數百年之永仁傑雖賢非婁師德何以自薦
乎癸未金主謂宰臣曰近觀上封章者殊無大利害
且古之諫者既忠於國亦以求名今之諫者爲利而已
如戶部尙書曹望之濟南尹梁肅皆上書言事蓋覘覲
執政耳其於國事竟何所補達官如此況餘人乎管海
陵南伐太醫使祁宰極諫至戮於市本朝以來一人而
已十一月乙亥金州管內安撫司申本州管保勝軍
見闕衣甲帝曰衣甲不可不理會舊來主帥令義士赤
肉當敵此何理也丁酉詔兩淮歸正人爲彊勇軍

戊戌金復以圖克坦克寧

舊倫徒單克寧今改

爲平章政事金主

欲以制書親授克寧主者不知上意及克寧已受制金主謂克寧曰此制朕欲授與卿誤授之外也又曰朕欲盡徙卿宗族在山東者居之近地卿族多官田少無以盡給之乃選其最親者 庚子以趙雄同知樞密院事樞密院進內外諸軍繳申逃亡事故付身帝曰近來軍中之弊以漸而草如逃亡事故付身有家累者批鑿無家累者焚毀數年之間免冒濫者多矣趙雄曰如軍中陞差與揀汰離軍之人令赴密院審皆有去取帝曰行之稍久主帥自不敢用私喜怒有所陞黜也 丙午李川言近不許管軍官接見賓客川自準聖訓不敢妄見

一人遂斂眾怨動生譟議帝曰李川能如此遵守誠不
易得可與再行約束仍獎諭李川將帥能如此執守其
副朕意勿恤眾怨譟議雖起不足慮也 戊申郭鈞乞
將右軍統領制田世雄改充中軍統制緣止係改移非
初行陞差請免赴樞密院審察帝曰初除統制時曾經
審察乎趙雄言舊來止是宣撫司陞差未經審察帝曰
審察之法豈輒可廢若以爲正當防秋可令至來年中
春準法赴樞密院審察給降付身 庚辰金以尙書左
丞石琚爲平章事 金主謂宰臣曰朕嘗恐重斂以困
吾民自今諸路差科之煩細者亦具以聞 十二月戊

辰金以渤海舊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禮必先攘竊以奔
詔禁絕之犯者以姦論 壬申金以尙書右丞唐古安
禮爲左丞殿前都點檢富察通爲右丞金主諭宰執曰
朕今年五十有五若踰六十雖欲有爲而莫之能也宜
及朕康彊凡國家政事之未完與法令之未一者皆修
舉之卿等開陳朕不敢怠 甲戌臣僚言農田之有務
假始於中春之初終於季秋之晦法所明載州縣不知
守法農夫當耕耘之時而罹追逮之擾此其害農一也
公事之追鄰保止及近鄰足矣今每遇鄉邨一事追呼
千連多至數十人經動旬月吏不得其所欲則未肯釋

放此其害農二也丁夫工伎止宜先及游手古者所謂
夫家之征是也今則凡有科差州下之縣縣下之里胥
里胥所能令者農夫而已修橋道造館舍則驅農爲之
工役達官經由監司巡歷則驅農爲之丁夫此其害農
三也有田者不耕而耕者無田農夫之所以甘心焉者
猶曰賦歛不及也其如富民之無賴者不肯輸納有司
均其數于租戶吏喜於舍彊就弱又從而攘肌及骨此
其害農四也巡尉捕盜胥吏催科所至卽噓雞犬爲空
坐視而不敢較此其害農五也有詔州縣長吏常切加
意毋致有妨農務 乙亥大閱殿步兩司諸軍於茅灘

帝登臺殿帥王友直步帥田卿奏人馬成列舉黃旗諸
軍統制已下呼拜已迺奏發嚴舉白旗聲四鼓變方陳
次變四頭八尾陳以禦敵之形次變大陳方次舉黃旗
聲五鼓變圓陳次舉皐旗聲二鼓變曲陳次舉青旗聲
三鼓變直陳次舉緋旗聲二鼓變銳陳管車奏五陳教
畢帝甚悅因諭友直等曰器甲鮮明紀律嚴整皆卿等
畱心軍政淡可嘉尙犒賜將士有差 戊寅前浙東提
舉何稱言本路措置水利創建湖浦塘埭斗門二十處
增修開濬溪浦堰堰六十三處計灌漑民田二十四萬
九千二百六十六畝詔浙東提舉姚宗之覈實具奏

是歲知遂寧府杜莘老舉布衣嵒山行義召不至賜出
身添差本府教授尋乞致仕 乾道初定節度使至正
任刺史除上將橫行遙郡除大將軍正使除將軍副使
除中郎將使臣以下除左右郎將正任謂承宣使至刺
史也遙郡謂以階官領刺史至承宣使也正使謂武義
大夫以上也副使謂武翼郎以上也使臣以下謂訓武
郎以下也至是詔今後環衛官節度使除左右金吾衛
上將軍左右衛上將軍承宣使觀察使爲諸衛上將軍
防禦使至刺史通侍大夫至右武大夫爲諸衛大將軍
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爲諸衛將軍正侍郎至右武郎

武功郎至武翼郎爲中郎將宣贊舍人敦武郎以下爲左右郎將 四川制置使胡元質言爲蜀民之病者惟茶鹽酒三事爲最酒課之弊近已損減蜀茶祖宗時並許通商熙寧以後始從官權當時課息歲過四十萬建炎軍興改法賣引比之熙寧已增五倍紹興十七年主管茶事官增立重額逮至二十五年臺諫論列始蒙蠲減當鄭僑爲都大提舉奉行不度畧減都額而實不與民間盡蠲前官所增逐戶納數又越二十餘年其間有產去額存者有實無茶園止因賣零茶官司抑令承額而不得脫者似此之類不一逐歲多是預俵茶引於合

同官場逐月督取張松如都大提舉日又許興洋諸場
一歲茶貢直將茶引俵與園戶不問茶園盛衰不計茶
貨有無止計所俵引數按月追取歲息以致茶園百姓
愈更窮困欲行下茶馬司將無茶之家竝行停閣茶少
額多之家卽與減額詔元質與茶司及總領司措置
九月丙子元質又言鹽之爲害尤甚於酒蜀鹽取之于
秦滅虛額井山谷之民相地鑿井深至六七十丈幸而果得鹹泉
然後募工以石甃砌以牛草爲囊數十人率大繩以汲
取之自子至午則泉脈漸竭乃縋人於繩令下以手汲
取投之于囊然後引繩而上得水入竈以柴茅煎煮乃

得成鹽又有小井謂之卓筒大不過數寸深亦數十丈以竹筒設機抽泉盡日之內所得無幾又有鑿地不得鹹泉或得泉而水味淡薄煎數斛之泉不能得斤兩之鹽其間或有開鑿既久井老泉枯舊額猶在無由蠲減或井大井損無力修葺數十年間空抱重課或井筒剝落土石涇塞彌旬累月計不得取或夏冬漲潦淡水入井不可燒煎或貧乏無力柴茅不繼虛失泉利或假貸資財以爲鹽本費多利少官課未償私債已重如此之類不可勝計欲擇能吏前往逐州考覈鹽井盈虧之數先與推排等第隨其盈虧多寡而增損之必使上不至

於重虧國計下實可以少舒民力詔元質與李紱其措
置條具奏聞元質又言簡州鹽額最爲重大近蒙請減
折估錢五萬四千餘緡但官司一時逐井除減使實惠
未及下戶富厚之家動煎數十井有竊歲減七千緡者
下等之家不過一二十井貨則無人承當額徒虛欠官
司不免督責望委制置司再將向來已減之數重行均
減其上戶至多者每數不得減過二千貫其餘類推均
及下戶

淳熙五年

金大定十八年

春正月辛丑侍御史謝廓然言近來

學文衡者主王安石之說則專尙穿鑿主程頤之說則

務爲虛誕虛誕之說行則日入於險怪穿鑿之說興則日趨於破碎請詔有司公心考校無得徇私專尙王程之末習從之 庚戌金修居注伊喇傑言朝奏屏人議事雖史官亦不與聞無由記錄金主以問宰相石琚右丞唐古安禮琚等對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動必書以儆戒人君庶幾有畏也周成王翦桐葉爲圭戲封叔虞史佚曰天子不可戲言言則史書之以此知人君言動史官皆得記錄不可避也金主曰朕觀貞觀政要唐太宗與羣下議論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正史官在側記而書之耳若恐漏泄機事則擇慎密者任之朝奏屏人議

事記注官不避自此始 庚申金免中都河北河東山東河南陝西前年被災租稅 壬戌金主如春水 是月永康陳同詣闕上書曰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三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主其地自此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倣以全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蕃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圃臺榭以樂

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亦發洩而無餘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公卿將相大抵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文墨稍異已足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眾北向以爭中原臣有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

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今世之儒者自以爲得正
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
君父之讐方且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
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今世
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
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
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
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足以對天命篤於
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
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

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排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同卽陳
亮夏名書奏帝感動欲勵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
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覲知之將見亮亮恥爲覲所知
踰垣而逃覲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交沮之乃命都堂
審察宰相以上旨問以所欲言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
命十日復詣闕上書者再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
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歸

攷異水心集
陳同甫墓志

云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倖臣恥不詣已執政尤不
樂不報墓志所謂倖臣指曾覲也所謂執政蓋指王淮
等也宋史本傳祇言宰相不明指其人四朝間見錄云
上遽其議使宰臣王淮召至都省問下手處陳與攷亭
先生游王素不喜攷亭故併陳疾之陳至都省度攷言
亦未必盡復於上翼日上問亮所欲言者王對上曰秀

才說話耳上方鄙遠俗偏遂不復召見案王淮與朱子
本無怨亦嘗薦朱子後因朱子劾唐仲友遂與爲難耳
如謂因朱子而併 二月戊辰臣僚言郡縣之政最害
嫉亮殊非事實

民者莫甚于預偕蓋一年稅賦支遣不足而又預偕於
明年是名曰偕而終無還期前官既偕後官必不肯承
望巖戒州縣從之 己巳臣僚言丁稅二弊一丁之稅
人輸絹七尺此唐租庸調所自出也二十歲以上則輸
六十則止殘疾者以病丁而免二十以下者以幼丁而
免此祖宗之法也比年鄉司爲姦託以三年一推排方
始除附乃使久年係籍與疾病之丁無時銷落前添之
丁隱而不籍皆私糾而竊取之致令實納之人無幾而

官司所入大有侵弊此除附之弊也若其輸納則六丁之稅方湊成絹一匹官司紆於久例利其重價及頭子勘合市例糜費之屬必欲單名獨鈔其已納者又不卽與銷簿重疊追呼此輸納之弊也今欲縣委丞置丁稅一司遇歲終許民庶之家長或次丁自陳其家實管丁若干老病少壯悉開列於狀將舊簿照年實及六十與病廢者悉除之壯而及令者重行收附如隱年者許人首告每歲納足卽與銷簿給鈔計錢絹從便送納從之

辛未申嚴武官程試法 丁丑禁解鹽入京西界

己丑金主還都左丞相赫舍哩良弼以疾乞致仕金主

慰問請益力乃許之授明安給丞相俸饒金主謂宰臣曰卿等非不盡心乃才力不及良弼所以惜其去也

庚寅威州蠻寇邊討降之三月丁未李彥穎罷爲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金主謂宰執曰縣令最爲親民當得賢才用之比在春水見石城玉田兩縣令皆年老苟祿而已幾何尙爾遠縣可知平章政事石琚言良鄉令焦旭慶都令李伯達皆能吏金主曰如卿言當擢用之己酉金禁民間剏興寺觀壬子以史浩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帝謂浩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己未以王淮知樞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辛酉四川

制置使胡元質言蜀折科之額視東南爲最重如夏秋稅絹以田畝所定稅錢爲率凡稅錢僅及三百則科絹一匹不及三百者謂之畸零其所輸納乃理估錢則準時值當承平時每緡不過二貫兵興以來每緡乃至十貫是一緡而取三倍也陛下軫念遠民重困每緡裁定佗七貫五百蜀民歡呼鼓舞然獨成都自淳熙五年爲額減放其它州縣尙仍舊估請付下約束詔四川總領所逐同路轉運司取見諸州軍未盡數減放裁減是春詔會子以一千萬緡爲一界尋又詔如川錢引例兩界相會行夏四月丙寅以禮部尙書范成大參知政

事 己巳金主謂宰臣曰朕巡幸所至必令體訪官吏
臧否向于玉田知主簿舒穆魯沓乃能吏也可授本縣
令 辛未知紹興府張律奏支用剩錢四十萬貫應副
御前激賞支用詔令將所獻錢爲人戶代納今年和買
身丁之半 賜禮部進士姚穎四百十有七人及第出
身 己卯以趙思奉使不如禮罷起居舍人仍降二官
丁亥詔給事中專立一司看詳奏狀劄子及陳乞敷
奏者如有利國便民事竝先參訂祖宗法委無違戾方
許上籍 五月甲午朔知靜江府張栻除祕撰令再任
以栻久任帥閩績效有聞也 庚子置武學國子員

右丞相史浩奏臣蒙恩俾再輔政惟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帝曰宰職豈當有朋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既以名其爲黨則安得不結爲朋黨朕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且如葉衡既去人以王正已爲其黨朕固畱之以王正已雖衡所引其人自賢則知朕不以朋黨待臣也浩曰陛下心如止水如明鏡賢否皆不得遁故姦邪不敢名正人以朋黨漢黨錮唐白馬之禍皆人君不明爲羣邪所惑遂至於此帝曰漢唐朋黨之禍大抵皆由主聽不明而其原始於時君不知學浩言說命三篇專論聖學如終始典于學如學古訓之類帝王要道

無先於此帝稱善 丙午金主如金蓮川 丁未修隣
安城 是月詔諸路州縣創立場務者皆罷之 六月
庚午新知南劍州曾植言近日公正之道微請托之風
盛省部之理訴倉庫之出納刑獄之決讞州縣之爭訟
無一不用關節而望百司舉職難矣請戒飭百官內外
皆用公道毋徇私情其有不悛行法自近始庶幾百官
各揚乃職從之 金右丞相赫舍哩良弼薨謚誠敏良
弼性聰敏忠正善斷決雖起寒素致位宰相朝夕惕惕
盡心於國薦舉人材常如不及居位幾二十年輔成太
平之治號賢相焉 乙亥范成大罷職奉祠以言者論

之也 甲申詔翰林學士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
各舉堪御史者二人 以給事中錢良臣簽書樞密院
事 壬辰詔侍御史舉堪任御史者 閏月丙申贈強
寬強震觀察使乃於西和州立廟賜額旌忠以知興州
吳挺言寬守環州震爲軍官竝死節不屈也 丁酉湖
廣總領周嗣武奏蜀爲今日根本之地自屯兵蜀口五
十年間竭全蜀之力僅足供給軍食目今歷尾雖管錢
引八百萬道望軫念蜀民力已疲困乞存畱在蜀以備
非常急闕之需帝曰甚善又奏蜀中錢引自天聖間創
始每界初只一百二十五萬餘道至建炎間依元符之

數添印至三百七十餘萬道尙未爲多目今見行兩界道共四千五百餘萬道較之天聖之初何啻數十倍今四川總領所又有別造錢銀會子接濟民間貿易比折成貫錢引自是六十三萬道倘歲歲添印一旦價例減落則于四川錢引所係非輕帝曰蜀中錢引已多豈可更有增添竝從之大理卿吳交知等奏獄空獎之淮東總領言高郵寶應田歲被水勞者管元祐間發運張論興築長隄二百餘里爲涵洞一百八十所石堰斗門三十六座以時疏洩下注射陽湖流入於海故年穀屢登自殘擾之後盡皆廢壞湖水漫流請專委官司守

令于農隙之地官給米募夫擇湖水衝要建石堰斗門
并管察隄岸之損缺修築填補旋命淮東領總葉翥核
實以聞 戊戌興州都統吳挺言今階成西和鳳州并
長舉縣營田以三年計之所得纔四萬九千餘緡而所
費乃百七萬緡請以其田召民耕佃將軍兵抽還教閱
從之 己亥利州路復分東西以吳挺率西路兼知興
州知興元府程价充東路安撫 辛丑金賑西南西北
兩路饑 壬寅置鎮江建康府轉般倉 秋七月甲子
太尉提舉萬壽觀李顯忠薨諡忠襄 丙子金主謂宰
臣曰職官始犯賊罪容有錯誤至於再犯是無改過之

心自今再犯不以贓數多寡竝除名 八月甲午詔曰
近年穀絲豐收尙念耕夫蠶婦終歲勤動買錢不足以
償其勞而郡邑或勿加恤使倍徙以輸其直甚亾謂也
其令諸路監司嚴戒所部應民間兩稅除折帛折變自
有常制外當輸本色者毋以重價強之折錢若有故違
按劾寔法可令臨安府刻石遍賜諸路監司帥臣郡守
復制科舊法 國子博士錢問詩言今日登用武臣
不過於武臣中用有文采者欲以此激勵武勇恐反息
其素習將見將帥子弟必有習文墨弄琴書趨時好尙
以倖進用者帝曰若如此朕安能得人 丁酉詔關外

西州增募民兵爲忠勇軍 乙巳金主遷都丙辰以右

丞相完顏守道爲左丞相平章政事石琚爲右丞相

戊午增銓試爲五場呈試爲四場 九月壬申幸祕書

省賜祕書監陳睽少監鄭丙紫章服 戊寅賜岳飛謚

曰武穆 癸酉金以左丞唐古安禮爲平章政事乙亥

以右丞富察通爲左丞參知政事伊喇道爲右丞刑部

尙書鈔祜祿額特勒

舊倫粘割幹特刺今改

爲參知政事 陳俊

卿入對時曾覲以使相領京祠王朴知閤門事樞密都

丞旨甘昇爲入內押班三人相與盤結士大夫無恥者

爭附之于是鄭鑑爲館職袁樞爲宗正因轉對數爲帝

言之俊卿判建康因過闕論覲忤招權納賂薦進人材而皆以中批行之此非宗社之福且曰陛下信任此曹壞朝廷之綱紀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累陛下之聖德帝感其言俊卿之在建康也御前多行白劄子率用左右私人賁送俊卿因奏曰號令出於人主行於朝廷布於中外古今之所同也間有軍國機密文字或御前批降則用寶行下所以信示防僞也今乃直以白劄處分事宜於數百里之外其間亦有初非甚密之事自可附之省部今白劄旣信於天下則它時緩急或有支降錢物調發軍馬處置邊防干國家大利害事其間

豈能保其無僞若嚴重知體之人必須奏審則往來之間或失事機若庸懦無識之人卽便施行則真僞不分豈不悞事況批稟文字只付差來人或令回申元承受處到之與否不可得知此於事體尤爲非便帝降札獎謝之 冬十月戊戌史浩等上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

譜仁宗玉牒

攷異宋史全文繫此事於秋末今從宋史本紀

先是歷官推九

月庚寅晦旣頒歷矣而金使來賀生辰者乃以爲己升晦蓋小盡也於是會慶節差一日接伴檢詳官邱宙調護久之金使乃冒用正節日上節蓋歷官荆大聲妄改甲午年十二月爲大盡故後一日也 乙卯奉國節度

使殿前都指揮使王友直以募兵擾民降爲武寧軍承
宣使統制以下奪官有差軍民謹呶者執送大理寺鞠
之 戊午封皇孫擴爲英國公 十一月庚申朔史浩
言陛下事親之懿如朔望駕朝德壽宮與夫聖節冬至
正旦上壽或畱侍終日或恭請宴游凡所以盡子之道
以天下養者皆極其至宜大書於策以爲萬世法然自
陛下登位以來至是凡十有七年其間豈無親聞太上
聖訓與夫陛下問對玉音外庭不得而知史官不得而
書望陛下以前所聞及自今以後所得太上聖訓陛下
問對玉音許令輔臣隨時奏請仰之登載日歷或宣付

史館別爲一書則聖子神孫得以遵承家法從之 金

尙書省奏擬同知永寧軍節度使事阿克

舊倫阿可今改爲刺

史金主曰阿克年幼於事未練授佐貳官可也平章政

事唐古安禮曰臣等以阿克宗室故擬是職金主曰郡

守係千里休戚可不擇人而私其親耶若以親親之恩

賜與雖厚無害於政使之治郡而非其才一境何賴焉

丙寅詔大理寺所鞠軍民喧闐者竝從軍法史浩言

民不可律以軍法不聽復再降王友直爲宣州觀察使

信州居住于是浩請罷政甲戌罷爲少傅還舊節充醴

泉觀使兼侍讀

乙亥以錢良臣參知政事

丙子金

尙書省奏崇信縣令石安節買車材於部民三日不償其直削官一階解職金主因言凡在官者但當取其貪污與清白之尤者數人黜陟之則人自知懲勸矣夫朝廷之政太寬則人不知懼太猛則小玷亦不免於罪惟當用中典耳 丁丑以趙雄爲右丞相王淮爲樞密使

王希呂繳奏浙閩州縣推排物力至於牛畜亦或不遺舊法卽無將舍屋耕牛紐充伦家業之文教令所看詳人戶租賃牛畜雖係營運取利緣亦便於貧民乞依所奏將應民戶耕牛租牛依紹興三年五月六日指揮並與免充家力行下諸路州縣遵守施行帝曰國以農

爲本農以牛爲命牛多則耕墾者廣豈可指爲家力因
而科擾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按劾聞奏 戊寅詔
成都一路十六州除成都自有飛山軍及威茂黎雅嘉
州石泉軍係沿過去處兵備不可抽摘外自餘諸州各
選兵官前去逐州按試勇壯有武力人抽摘團結共取
一千人倫二隊如李德裕雄邊子弟以雄邊軍爲名從
胡元質請也 先是金曹王文學趙承先以姦被杖除
名旣而復用金主詰之宰臣言由曹王遣人言其幹敏
故再任之金主曰官爵擬注雖由卿輩予奪之權當出
於朕曹王之言尙從之假皇太子有所論則其從可知

矣此事因問始知所不知者更復幾何且卿等公然受請屬可乎金主又嘗諭宰臣曰往者丞相良弼擬注差除未嘗苟與不當得者而薦舉往往得人鈕祐祿額特勒伊喇慥費摩

舊倫裴滿今改

餘慶皆是也至於私門請托絕

然無之

庚辰復監司互舉法

丙戌金吏部尚書烏

庫哩

舊倫烏古論今改

元忠爲御史大夫元忠嘗知大興府有

僧犯法皇姑梁國大長公主屬使釋之元忠不聽金主聞之召元忠謂曰卿不徇甚可嘉也治京如此朕復何憂十二月辛卯宰臣進監司郡守除目帝曰郡守得人則千里蒙福監司得人則一路蒙福卿等遴選其人

不可輕授 壬辰趙彥逾請以南康軍諸魚池爲放生

池帝曰沿江之民以魚爲生今禁之恐妨民也 庚戌

金封皇孫瑪達格

舊俗麻達葛今改

爲金源郡王

壬子金羣

臣奉大金受命萬世之寶

乙卯知臨安府吳淵請

復置西溪欄稅帝曰關市譏而不征去城五十里外豈

可復置欄稅

是歲前知雷州李荊奏廣西鹽已行者

曰鈔商興販也曰官自搬賣也然二者利害不可究且

官自搬賣舊係本路轉運司主其事行之旣便歲課自

充諸州亦無闕乏自紹興八年改行鈔法轉運司所得

僅二分不能給諸州歲計至於高折秋苗民被其害逐

年賣鈔所虧之數甚多陛下灼見其弊仍舊撥還轉運司均於諸州官搬官賣盡罷折米招糴之爲民害者止令轉運司歲認息錢三十一萬貫自當確守此法爲永久之利詔戶部將廣西官搬官賣鹽法申嚴行下常切遵守 劉琪以屬疾請奉祠未報請致仕帝以琪病亟遣中使挾侍醫視之琪知疾不可爲亟上遺表首引恭顯任文以爲近習用事之戒且曰今以腹心耳目寄此曹故士大夫倚之以媒其身將帥倚之以饑其軍牧守倚之以賊其民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是願亟加黜退以幸天下卒後諡忠肅 知廬州舒城

縣余永錫坐賊特貸命編管封州仍籍其家

淳熙六年

金大定十九年

春正月丁卯金主如春水

戊辰賑

淮東饑

庚午太社令葉大廉言內侍省遇有取索庫

務物請依舊法給合同憑由二本一本付傳宣使臣取

索一本令本省畫時實封差人置歷付所取庫務官勘

驗支供仍將合同繳奏帝從之曰此良法也 壬申蠲

夔州上供金銀

癸未趙雄等請光州復置中渡權場

官御前如有曾在權場幹事之人可以差充監官帝曰
自來不曾遣人淮上購物如淮白北果之屬官中竝無
之劉度前守盱眙嘗獻淮白卻而不受近蒙太上賜得

數尾每進膳卽食一小段可食半月雄曰陛下豈獨奉
養儉素如珠玉圖畫之珍皆不得其門而入帝曰亦天
性不好耳 甲申內批登仕郎張聞禮係太上后姪女
夫特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趙雄等言在法雖咸
里文臣未經銓試武臣未經呈試並不許陳乞添差帝
曰豈可以咸里而廢公法今後有似此須執奏 四川
制置胡元質夔路運判韓喚奏夔路之民最貧而諸州
料買上供金銀絹三色民力重困所有大寧監鹽課委
有增羨臣今與總領所及本路轉運司公共措置已將
鹽課趨剩之錢買金銀發納總領所及茶馬司盡蠲免

九州民間歲買之弊外有餘剩錢可盡免今年夔路諸州一年今科民間買絹之數餘錢又可與民間每歲貼助之費民力可以少蘇帝曰監司郡守興利除害實惠及民要當如此竝從之趙雄曰韓暎爲漕臣措置此錢以免科擾宣力甚多帝曰不可不賞尋加暎直祕閣

是月郴州賊陳峒等連破道州桂陽軍諸縣

政異嘉泰會稽志以

陳峒竊發爲正月事宋史本紀係於三月已巳蓋竊發在正月命討在三月也今從嘉泰志連書之又陳峒齊東野語作陳集英殿修撰知潭州王佐請發荆鄂精兵

豐今從宋史

三千詔以本路兵進討命佐節制二月己丑朔幸佑聖觀卽帝儲官也皇太子從帝御講宮顧瞻棟宇初無

改造顧謂皇太子曰近日知通鑑已熟別讀何書對曰
經史竝讀帝曰先以經爲主史亦不可廢 庚寅參知
政事錢良臣以失舉茹驥改官自劾詔良臣所奏乃欲
以身行法國有常憲朕不敢私可鐫三官癸巳詔戶部
侍郎陳峴待制張宗元新知秀州徐本中饒州居住趙
礪老各降三官亦以保舉茹驥也先是驥知湖州長興
縣侵盜官錢人已事發決台州編管籍其家故有是命
甲午太學博士高文虎論前宰執侍從帶觀文殿大
學士至待制在外者皆有論思獻納之責帝曰此奏尤
爲得體朕亦有聽納之益且知州郡間民情內申詔前

宰職侍從帶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及大中大夫以上
守郡奉祠之人今後如有所見不時以聞其責降官不
在此限 丁酉殿前副都指揮使郭棣言每遇宣押打
毬或蒙賜酒其諸軍正額額外統制官為有于馬上率
爾奏事者及賜酒之際無指揮宣喚輒詣榻前奏事甚
失臣子事君之禮請自今後遇宣押從本司押束從之
癸卯帝曰朕欲將見行條法令敕令所分門編類如
律與刑統敕令格試及續降指揮每事皆聚載一處開
卷則盡見之庶使胥吏不得舞文趙雄等曰士大夫少
有精於法者臨時檢閱多為吏輩所欺若分門編類則

遇事悉見吏不能欺乃詔敕令所將見行敕令格式倣
吏部七司條法總類隨事分門修纂別爲一書若數事
其條卽隨門釐入以淳熙條法事類爲名 丙午詔逃
軍犯強盜者無擬貸 己酉金主還都 乙卯詔自今
歸正官親赴部授官以革冒濫 金免去年被水旱民
田租稅 呂祖謙詮擇聖宋文海成編奏御賜名文鑑
并賜祖謙銀絹 三月乙丑金尚書省奏虧課院務官
顏葵等六十八人各合削官一階金主曰以承蔭人主
權沾此違法也法弊則當更張唐宋法有可行者則行
之 丙寅錄岳飛趙鼎子孫賜京秩 己巳金主與宰

臣論史事金主曰朕觀前史多溫美大抵史書載事貴實不必浮詞諂媚也 己巳置廣西義倉 庚午知鎮江司馬伋言用石修砌湖牕門浚海鮮河使船有蟻泊之所帝曰司馬伋浚河修牕惠利甚厚可除寶文閣待制 丁丑帝諭宰執曰諸路漕臣職當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今則不然於所部州郡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聽之逮其乏事從而劾之吾民已被其擾矣朕今以手詔戒諭之俾深思古誼視所部爲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抑其耗蠹庶乎郡邑寬而民力裕也趙雄等曰責任漕臣盡於此矣

于是出手詔以戒諸道轉運曰分道置臺寄耳目于爾
漕臣職在計度欲計其一道盈虛而盡度之也職在按
察欲其蚤正吏治毋使至於病民朕或異此朕何賴焉
命兩浙轉運司刻石徧賜諸路漕臣 辛未金主謂宰
臣曰姦邪之臣欲有規求往往徇私其黨與不肖明言託
以它事陽不與而陰爲之力朕觀古之姦人當國家建
儲之時恐其聰明不利於已往往以陰事破其議惟擇
昏懦者立之冀它日可弄權爲功利也如晉武欲立其
弟而姦臣沮之竟立惠帝以致篡亂此其明驗也 已
卯金制糾彈之官如犯法而不舉者減犯人罪一等關

親者許迴避 金主謂宰臣曰人多奉釋老意欲徼福
朕早年亦頗惑之旋悟其非且上天立君使治下民若
盤樂怠忽欲以僥倖祈福難矣果能愛養下民上當天
心福必報之 乙酉錢良臣言新除大府丞李嶧爲臣
妻之兄弟恐外人疑臣私於親戚乞與外祠帝曰嶧因
論薦得擢不由卿薦卿旣引嫌可與近見闕知軍差遣
是月以高郵通泰等州去年田鼠爲災賑之 夏四
月己丑朔金賑西南路招討司所部民 丁酉帝曰州
郡間近日添差員數頗多今後宗室戚里歸正官等添
差通判職官等每州各不得過一員帥司參議官諸屬

官等此 己酉金升耐閔宗於太廟加謚曰宏基續武
莊靖孝成皇帝 金主將如金蓮川有司具辦薛王府
掾絳人梁襄上疏極諫其略曰金蓮川在重山之北氣
候殊異仲夏降霜一日之間寒暑交至與上京中都不
同非聖躬將攝之所凡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其費
數倍至於頓舍之處車騎填塞主客不分馬牛風逸滅
獲逋逃奪攘蹂躪未易禁止公卿百官衛士富者車帳
僅容貧者穴居露處與臺阜隸不免困踣饑不得食寒
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家人天殤無辜何異刃殺此特
細故耳更有大於此者臣聞高城浚池深居邃禁帝王

之藩籬也壯士健馬堅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宮之所非有高殿廣宇城池之固是廢其藩籬也挂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臣知其必羸瘠禦侮待用之軍寒眠冷啖臣知其必疲瘵衛宮周廬才容數人一旦霖潦衣甲弓刀雷濕柔脆豈堪爲用是失其爪牙也秋杪將歸人已疲馬已弱矣裘糧已空緒衣已敝猶且遠幸松林以從畋獵行于不測之地往來動踰數月設烈風暴至塵埃漲天宿霧四塞跬步不辨以致翠華有峭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狽於道途衛士參錯於隊伍所次之宮草略尤甚殿宇周垣惟用氍絺押宿之官上番之士

終日驅馳加之饑渴己不勝倦更使徹曙巡警露坐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克堪陛下悅以使人勞而不怨豈若不勞之爲愈也議者謂北幸已久每歲隨駕大小前歌後舞而歸今之再出寧遽有不可臣愚以爲患生於不測者多矣狃於無虞往而不止臣甚懼焉議者又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宮畏見風日彎弓上馬皆所不能志氣銷懦筋力拘柔臨難戰懼束手就亾陛下監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爲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爲戰不可怠畋獵不可廢宴安耽毒亦不可懷事當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驕情之患先蹈

萬有一危之途何異無病而服藥也況欲習武不必度
關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地廣且平畋獵以時誰曰不可
乞發如綸之旨回北轅之車安巡中都而不復北幸則社
稷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也金主納之遂爲罷行襄
由是以直聲聞 王佐受命討陳峒念將校無可用者
惟流人馮湛以勇聞乃許其滿雪檄權湖南路兵馬鈐
轄選潭州廂禁軍及忠義寨得八百人命諸縣屯兵悉
聽調發佐以擅發自劾詔弗問賊聞湛將至卽遁歸巢
穴轉運使欲緩攻佐以爲賊巢在宜章旁接三路七郡
林箐溪阻出入莫測峒不誅湖廣憂未艾也遂親赴宜

章移湛屯何甲山夜半發兵分五路進突入其隘口賊倉猝出戰卽潰走發異齊東野語云謀知賊巢所在乘短兵以前湛自率五百人繼其後徑入山寨方抱孫獨坐其徒皆無在者亟鳴金嘯集已無及矣於是成擒所載小異今從進奪空岡寨斬峒等郴州平

嘉泰會稽志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賜聖及後郭壽林如懿嘉祐更德祐北湖南寧地益務無繼德二平聖郭壽完集

宋紀一百四十七

起屠維大淵獻五月盡上章
因敦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淳熙六年

金大定十九年

五月甲子提領封椿庫閣蒼舒言封

椿庫錢貫斷爛之數乞對閣支遣帝曰錢積之久必致

貫朽趙雄曰陛下未嘗一毫妄取於民而府庫充足帝

曰朕不敢妄取所以有此待緩急之用也戊辰祕書

省言故事明堂大禮太史局合差奏祥瑞官一員帝曰

豐年爲上瑞不必遣官 庚午調四川鹽課十萬緡

丙戌帝曰王佐以帥臣親入賊巢擒捕誅剿與向來捕賊不同書生中不易得也趙雄曰今日成功皆出宸筭佐初止恃荆鄂大軍陛下令將本路將兵禁軍義丁土豪以之破敵佐遂專用本路鄉兵非陛下明見萬里則佐成功必不如此之速陛下必欲旌賞之宜俟佐保明立功之人先下準賞然後及佐也旋擢佐顯謨閣待制徙知揚州馮湛復元官 是月臣僚言諸路州郡截用上供錢物初令度支點對驅磨旣而復令關帳司驅磨然而關防滲漏之弊終不能革者緣其間窠目不一失

於參照州郡得以容奸重疊申部而逐部只是照應大
案合催名色徑行銷豁今請令度支每歲置簿如遇承
降指揮截使名色錢物之數所隸部分候請州申到帳
狀卽開會度支回報方許開帳司驅磨銷豁從之 六
月戊子朔金詔更定制條 甲午建豐儲倉 丙申詔
特奏名母授縣令知縣 戊戌調郴州運糧丁夫今年
役錢之半 臨安府勘到李顯忠諸子師說等無禮於
繼母其繼母王氏令其子師古行財傾陷異母兄弟取
琬炎集載張掄撰李顯忠行狀顯忠元配周氏再醮趙
氏繼室王氏子十六人師古爲第九子師說爲第十一
子師古爲王氏所生則未知師說帝曰師說兄弟呼母
之母誰氏也今從宋史全文書之

爲侍婢可謂悖禮其母出財以傾之亦豈爲母之道母子皆當抵重罪朕念顯忠咎日歸朝頗著勞效今歿未久不忍見其家門零落朕欲悉赦罪聽其自新庶幾全母子之情後或不悛卽實典憲已亥詔有司一無所問臨安府追集師說等宣奉恩旨保全顯忠門戶之意王氏母子感泣見者亦以手加額帝曰此非獨保顯忠門戶亦有補於風教 辛亥廣西妖賊李接破鬱林州守臣李端卿棄城遁遂圍化州命經略司討捕之端卿除名勒停梅州編管 是月求四川遺書以其不經兵火所藏官書最多也 秋七月癸亥籍郴州降寇隸荆鄂

軍 荆鄂副都統郭杲奏唐鄧自來積穀不多襄陽自
漢江以北四向美田民多蓄積請密行措置於秋成收
儲以備緩急詔周嗣武劉邦翰廣行收糴其合用倉廩
相度措置 辛未金有司奏擬趙王子實古訥

舊俗石
古乃今

改人從金主不許謂宰相曰兒輩尙幼若奉承太過使
侈心滋大卒難節抑此不可長諸兒入侍當其語笑娛
樂之際朕必淵默泣之以嚴庶其知朕教誡之意常畏
懼而寡過也 中書舍人鄭丙言近來卿監丞簿悉除
史官館職學館書局員數頗多監司郡守差至三政參
議通判添差相踵歸正使臣養老將息填滿諸郡東宮

徵章祕書省進書講官官僚及預修官吏賞之可也下
至雜流廝役監門邏卒亦皆霑賞曰就龍日久曰應奉
有勞開一河道修一埗堰橫被醴賞欲行裁抑詔曰丙
之言是也賞行除授積累既多不卽以聞豈所望於忠
諛耶可劄付給舍給事中王希呂兼權中書舍人李本
等皆以失職待罪帝曰謂無罪則不可放罪則丙不自
安令依舊供職 金密州民許通等謀反伏誅 甲申
臣僚言舊制凡內外官登對者許用劄其餘則前宰職
大兩省官以上許用劄以下竝用奏狀近年它司內郡
應用奏狀者或以劄子上塵乙覽其間往往詆訐前政

陳說已能不知大體請申嚴有司應帥漕郡守主兵官如事涉兵機許用劄子其餘若不如式則令退還并稽攷臣僚章奏如於公事之外輒以私事瀆聽者略賜施行則人知儆畏各安其分從之 是月趙雄等上會要

沿海制置司參議官王曰休進九邱總要送祕書省看詳言其間郡邑之廢置地理之遠近人物所聚古迹所在物產所宜莫不詳備詔特遷一官 八月戊子重修敕令言舊時馭馬舟船契書收稅帝曰此等不可刪刪之恐後世有筭及舟車之害 庚寅罷諸路監司帥守便宜行事 壬辰金右丞相石琚致仕詔以一孫爲

閣門祇候琚卽命駕歸鄉里久之金主謂宰相臣曰知人
最爲難事近來左選多不得人惟石琚爲相時往往舉
能其官左丞伊喇道參政鈕祜祿額特勒舉右選頗得
之朕常以不能徧識人材爲不足此宰相事也左右近
侍雖常有言朕未嘗輕信 先是湖南漕臣辛棄疾奏
官吏貪求民去爲盜乞先申飭續具案奏帝手詔付棄
疾曰凡所言在已病之後而不能防於未然之前其原
蓋有三焉官吏貪求而帥臣監司不能按察一也方盜
賊竊發其初甚微而帥臣監司漫不知之坐待猖獗二
也當無事時武備不修務爲因循兵卒例皆占破一聞

彌瑕而帥臣監司倉庫失措三也國家張官置吏當如是乎且官吏貪求自有常憲無賢不肖皆共知之豈待喋喋申論耶今已除卿帥湖南宜體此意行其所知無憚豪強之吏當具以聞朕言不再第有誅賞而已 戊戌金以大觀錢當五用 辛丑敕令所言絕戶之家財許給繼絕者以三千貫如及二萬貫奏裁帝命刪之曰國家財賦取於民有制今若立法於繼絕之家其財產及二萬貫者裁奏則是有心利其財物也 壬寅以知楚州翟畋過淮生事奪五官筠州居住 丙午金濟南民劉溪忠謀反伏誅 九月庚申徐存乞宮觀帝曰徐

存胸中狹隘不耐官職向因輪對嘗識其人可與宮觀
趙雄等曰陛下知人之明臣下經奏對者輒知其爲人
一字褒貶無不曲盡帝曰立功業耐官職須有才德福
厚者能之苟卿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朕每
於臣下觀其形以知其命聽其言以察其心相形論心
蓋兼用之 癸亥金主秋獵 丙寅敕令所言捕盜不
獲應決而願罰錢者聽帝曰捕盜不獲許令罰錢而不
加之罪是使之縱盜受財也丁卯進監司及知通納無
額上供錢賞格帝曰祖宗時取於民止二稅而已今有
和買及經總制等錢又有無額上供錢旣無名額則是

白取於民也又立賞以誘之使之多取於民朕誠不忍
可悉刪去帝又曰朕不忘恢復欲混一四海效唐太宗
爲府兵之制國用旣省則科敷民間諸色錢務可悉蠲
免止收二稅以寬民力耳 辛未大饗明堂復奉太祖
太宗配自乾道以後議者以德壽宮爲嫌止行郊禮至
是用李燾等議復行明堂之祭遂竝侑焉從祀百神竝
依南郊禮例先是禮部奏前禮部侍郎李燾請行明堂
禮竝錄連典故一熙寧五年神宗問王安石曰宗祀明
堂如何安石曰以古言之太宗當宗祀今太祖太宗共
一世若迭配明堂於事體爲當神宗曰今明堂乃祀英

宗如何安石曰此乃誤引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自前代已有此禮神宗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攷配明矣一治平元年知制誥錢公輔知諫院司馬光呂誨之議曰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倫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以答曾子之問非謂夫凡爲天子皆當以其父配然後爲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認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爲法也一天章閣待制兼侍讀李受天章閣侍講傅卞言臣等

以爲嚴父者非專謂攷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夫所謂天者謂郊祀配天也夫所謂帝者
謂五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
配天則父者專謂后稷也且先儒爲祖爲王父則知父
者不專謂乎攷也一乾道六年李燾爲祕書少監兼權
侍立官奏昊天四祭在春曰祈穀在夏曰大雩在秋曰
明堂在冬曰圜丘名雖不同其實一也太祖嘗行大雩
之禮於開寶太宗再行祈穀之禮於淳化至道其禮並
於圜丘獨明堂之制皇祐二年仁宗始創行之嘉祐熙

寧元豐元祐紹聖大觀政和又繼行之太上建炎二年
既祀園丘紹興元年卽祀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天地
神祇竝饗統祚綿永陛下臨御之三年既親祈穀七年
祀園丘竊謂明堂之禮合宜復行遠稽祖宗故事近遵
太上慈訓實爲當務之急淳熙三年三月齋因轉對又
申前請是歲遂詔禮官太常羣議而舉行之 癸未詔
福建二廣賣鹽毋擅增舊額 金主還都 冬十月乙
酉朔謁連州被寇民租 安南國王李龍翰加食邑封
功臣號 辛卯金西南路招討使哲典以賊罪伏誅
庚子四川行當二大錢再謁四川鹽課十七萬餘緡

辛丑除紹興府逋賦五萬餘緡 戊申廣西妖賊平
十一月乙卯朔帝製用人論浹原用人之弊及誅賞之
法趙雄等乞宣示帝曰此論欲戒飭臣下趨事赴功而
已豈爲卿等設耶 辛酉裁宗子試法 壬戌金改葬
昭德皇后於坤厚陵諸妃附焉初金主自濟南改西京
畱守過良鄉使魯國公主葬后於宛平縣之土魯原至
是改葬大房山太子允恭徙行挽靈車是日大赦 癸
亥帝曰義倉米專備水旱以濟民今連歲豐稔常平米
正當趁時收糴可嚴行以先降指揮催諸路以常平錢
盡數糴米時諸路未盡申到故也 壬申金主如河間

冬獵 癸酉帝諭曰近蒙太上賜到倭松真如象齒已於選德殿側蓋成一堂趙雄等曰陛下不因太上賜到良材亦未必建此堂也帝曰朕豈能辦此木植乃太上之賜近嘗謝太上因奏來春和暖欲邀請此奉觴太上已許臨幸雄曰陛下平時一椽一瓦未嘗興佗及蒙太上皇帝賜到木植卽建此堂此謂儉而孝矣 戊寅右正言黃洽論賞罰必欲當理帝曰賞罰自是欲當然朕有一言夫矯枉而過直則復歸枉矣故矯枉至於直可也過於直亦不正也猛本所以濟寬然過於猛則不可蓋過於猛則人無所措手足濟寬然過於猛猶矯枉而

過其直也惟立表亦然所立正則其影直所立過中則影亦隨之朕守此甚久一賞一罰決不使之過趙雄等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舜事也帝曰中者朕朝夕所常行譬之置器適當乃合於中若置之失宜則非中矣朕之於臣下初無喜怒好惡嘗於禁中宣諭左右曰朕本自無賞罰隨時而應不得不賞罰耳初無毫髮之私也又常守變而不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兩語故雖平日所甚親信苟有過失必面戒之而疎遠小臣或有小善寸長則稱獎之雄曰雨露之所生成雪霜之所肅殺天豈有心於其間哉 壬午詔宗室有出身人得攷試及

注教授官

癸未金主還都

十二月丙戌頒重修敕

令格式

己亥刑部尙書謝廓然奏二廣緣去朝廷既

遠舊多烟瘴又見攝官官差之文縣或有闕監司守臣

輒差校副尉攝參軍助教權攝帝曰遠方用此曹權縣

細民何負可令按劾

詔自今鞠賊吏後雖原貸母以

失入坐獄官

辛亥調臨安徵稅百千萬緡

知舒州

趙子濛奏本州支使鄒如愚司理趙善劬荒廢職事帝

曰官無高卑皆當勤於職事又曰朕於機務之暇只好

讀書惟讀書則開發智慮物來能名事至不惑觀前古

之興衰攷當時之得失善者從之不善者以爲戒每見

叔世之君所爲不善使人汗下幾代其羞且如唐季諸君以破朋黨去宦官爲難以朕思之殊不難也凡事只舉偏補弊防微杜漸銷患於冥冥若待顯著而後治之則難矣是月臣僚請會計財用之數爲會計錄帝曰向者欲爲此錄緣戶部取於州縣爲經總制錢者色目太多取民太重若遽調則妨經費須它日恢復之後使民間只輸二稅其餘名色乃可盡除之趙雄薦太學正安陽劉光祖試館職光祖對策論科場取士之道帝批其後略曰用人之弊患君不能擇相而相不能擇人每除一人則曰此人中高第真佳士也終不攷其才行

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敗軍未嘗誅戮要在君心審擇相相必爲官得人懋賞立乎前嚴誅設於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御筆旣出中外大聳議者謂曾覲視草爲光祖甲科及第發也帝遣覲持示史浩浩曰唐虞之世四凶止於流竄而三攷之法不過黜陟幽明誅戮大臣乃秦漢法耳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迨仁宗而德化隆洽此祖宗良法也聖訓則曰過於忠厚夫忠厚豈有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頒行刻簿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以不審也趙雄亦爲帝言宰相如司馬光恐非懋賞能誘嚴誅能脅帝悔之乃改削其詞宣

付史館

淳熙七年

金大定二十年

春正月甲寅朔臨安尹進府城內外

及諸縣放免收稅及用內帑等錢對補之數帝曰朕於

內帑無毫髮妄用苟利百姓則不愜也 戊午金定試

令史館格 乙丑劉焞以平李接功擢集英殿修撰將

佐幕屬吏士進官減磨勘年有差 己巳金主如春水

丁丑金以玉田縣行宮之地偏林爲御林大淀灤爲

長春淀 己卯詔京西州軍並用鐵錢及會子民戶銅

錢以鐵錢或會子償之二月不輸官許告賞 庚辰調

淮東民貸賞平錢米 二月癸未朔知鎮江府曾逮言

開新河以便行舟帝曰揚子江至險不可艤舟趙雄言
鎮江舟船輻湊前此綱運客船漂溺不少帝曰多開河
道誠善政也 辛卯魏王愷薨於明州年三十五愷寬
慈爲帝深愛雖出於外心每念之賜賚不絕及薨帝泣
然曰向所以越次建儲者正爲此子福氣差薄耳謚惠
憲愷治邦有仁聲明州父老乞建祠立碑以紀遺愛
乙未詔廣西兵校五百人隸提刑司 乙巳封子棟爲
安定郡王 丙午帝謂宰臣曰察官邇來所察甚有補
於事趙雄曰事之大者論之小者察官察之則吏治畢
舉官邪悉去矣 丁未金主還都 是月右文殿修撰

張栻卒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
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卽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
卻之帝迄不見也栻勇於從義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
以人主意向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
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它
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
當求曉事之士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
它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帝後聞其歿嗟悼之
三月丙辰兵部措置武官舉補官差注格法帝曰武
舉本欲舉將帥之才今前名皆令從軍以七年爲限則

久在軍中諳練軍政將來因軍功擢爲將帥庶幾得人
已未金主詔有罪犯被問之官雖遇赦不得復職

壬辰詔舉賢良 乙丑金詔免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
東陝西路去年租稅 庚午駕詣德壽宮迎太上皇太
上皇后至大內開宴於凌虛閣下帝再拜捧觴上壽從
至翠寒堂棟宇不加丹雘帝曰凡此巨材一椽已上皆
由賜畀且瑩潔無節目所以更不彩飾酒數行至堂中
路石橋少憩帝捧觴太上壽聖皆醕飲帝亦滿引帝奏
曰苑囿池沼久已成趣仰荷積累之勤臣何德以堪之
上皇曰吾兒聖孝海內無事垂二十年安得爲無功

癸酉臣僚言今京西路均房州水陸入川商旅軍兵附帶銅錢入金州利州甚多金州爲川口與川商接境舊止用交子鐵錢今乃兼用銅錢乞下四川總所委利路漕臣置場於金州給以交子兌換官私銅錢發赴湖廣總所椿管從之 丁丑詔諸州招補軍籍之闕自今歲以爲常 己卯帝問三朝寶訓幾時進讀終篇史浩周必大等曰陛下曰御前後殿大率曰盱方罷朝隻日又御講筵恐勞聖躬帝曰朕樂聞祖宗謨訓日盡一卷亦未爲多雖隻日及休暇亦當特坐自是每講讀帝必隨事咨詢率漏下十刻無倦 辛巳金以圖克坦克寧爲

右丞相烏庫論元忠爲平章政事克寧在相位持正守

大體至於簿書期會不屑屑然也 夏四月丙戌趙雄

等上仁宗哲宗玉牒

政聖政草載在二月今從宋史

丁亥金定冒

廢罪賞 己亥金太寧宮火 癸卯知南康軍朱熹疏

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關備今日將率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所得差遣爲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事哀斂刻剝以償債負總饋餉之任者亦

皆倚附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
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
然則欲討軍實以舒民力必令反前所爲然後可革也
軍籍旣覈屯田旣成民兵旣練州縣事力旣舒然後禁
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
漂蕩之患也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
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
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
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
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

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臣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置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卿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斥之其甚畏公議者乃略能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旣不能有所傷而

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入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爲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復宗廟之讐又何時而可雪耶帝讀之大怒諭趙雄令分晰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者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者愈眾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乃置不問

文異宋史道學傳云除知南康軍熹再辭不許至郡明年上疏薛氏通鑑徐氏後編俱以

上疏爲六年事殊不知除命在五年至郡在六年上疏自在七年也宋史全文作七年四月癸卯今從之

甲辰黎州五部蠻犯盤陀砦兵馬都監高晃以綿潼大軍與戰敗走蠻人深入大掠而去 乙巳金主謂侍臣曰女直官多謂朕食用太儉朕謂不然夫一食多費豈爲美事貴爲天子能自節約正自不惡也朕服御或舊常使澣濯至於破碎方用更易向時帳幕長用塗金爲飾今則不爾但使足用何事紛華也 己酉芮輝言吏部選法小使臣遭罷不解官給假百日請除沿邊職任及雜流出身人仍依舊限此外如蔭補子弟宜守家法取應宗室武舉出身之數皆自科舉中來合遵三年之

制帝從之曰小使臣多是從軍或雜流出身及沿邊職
任所以不以禮法責之其蔭補子弟取應宗室武舉人
豈可不遵三年之制庚戌金主如金蓮川五月丙
寅金中都地震生黑白毛戊辰以吏部尙書周必大
參知政事刑部尙書謝廓然簽書樞密院事帝謂必大
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要
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
執政不敢措一詞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
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
然之己卯申飭書坊擅刻書籍之禁六月壬辰五

部
落再犯黎州制置司鈐轄成光延戰敗官軍死者甚
眾提點刑獄權州事折知常棗城遁甲午制置司益兵
遣都大提舉茶馬吳總任平之 詔監司郡守所屬官
或身有顯過而政害於民者卽依公按刺或才不勝其
任而民受其弊者亦詳其不能之狀俾改祠祿不得務
從姑息致有民訟方行按劾若廉察素明而的知其與
訟不當者則當爲別白是否以明正其妄訴之罪不得
一例文具舉覺從太府丞錢象祖請也 乙未帝諭趙
雄等曰大臣能持公道思其艱圖其易斯盡善矣雄等
曰居常以盡公相告戒若曲徇親舊之情不過得其面

譽安能勝眾人之毀也帝曰曲徇於人所悅者寡不悅者眾及招人言親舊雖能致力不惟無益於國亦殊不利於身豈若一意奉公保無後患較其利害孰得孰失耶 王寅祕書郎李嶸言太平興國元年詔學究兼習律令而廢明法科至雍熙二年復設明法科以三小經附則知祖宗之意未嘗不使經生明法亦未嘗不使法吏通經也宜略倣祖宗舊制使試大法者兼習一經及小經義共三道爲一場帝曰古之儒者以經術決疑獄若從俗吏必流於淡刻立如所奏然刑與禮相爲用且事涉科舉可令禮部條具來上旣而禮部請第四場經

義大經一小經二從之 丁未三省言去歲豐稔今歲
米賤所在和糴告辦倉廩盈溢其江東諸路土供米初
令就近赴金陵鎮江倉今兩處守臣皆云無可盛貯乞
依舊發赴行在豐儲西倉帝曰豐年蒙天祐惟當增修
德政耳 是月祕書郎趙彥中疏言士風之盛衰風俗
之樞機繫焉且以科舉之文言之儒宗文帥成式具在
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
六經聖賢爲師可矣今乃別爲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
敬之名內濟虛僞之實士風日弊人材日偷望詔執事
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從之 秋七月癸丑

詔二廣帥臣監司察所部守臣臧否以聞 壬申移廣
西提刑司於鬱林州 甲戌杜岷表乞罷總領漕司營
運帝曰朕欲罷此久矣內外諸軍添給累重之人每歲
不過三十餘萬緡別伦措置支給於是詔兩淮湖廣四
川總領所兩浙四川轉運司營運竝罷 是月以旱決
繫囚分命羣臣禱雨於山川金地亦旱 八月甲申以
禱雨未應詔職事官以上各實封言事是夕雨校書郎
羅點上封事言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
曰得體與時浮沈則曰有量眾皆然已獨言則曰沽名
眾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爲

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旱暵爲虐陛下禱羣祀赦有罪
曾不足以感動天心及朝求讜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
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
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覈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否
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亂萌自消矣初求言之詔
將下宰相謂此詔一下州縣必乞賑濟何以應之約周
必大同奏止其事必大曰上欲通下情而吾儕阻隔之
何以塞公論乃止 梁李珣乞官觀帝曰此人不正近
嘗貽書內侍陷之以利內侍以其書繳趙雄曰暫御之
官皆知精白不敢徇私化行之效也 辛巳金主秋獵

已升臣僚言沿邊人盜販解鹽私入川界侵射鹽利
詔興州興元府都統司開具禁止事件以聞旣而吳挺
言已立賞錢出榜行下沿邊屯戍統兵官嚴行緝捕從
之 辛卯臣僚言執政臺諫之臣身居要地而子孫從
仕遠方監司郡守趨承從風而靡於四方觀瞻所損甚
大請今後見任執政臺諫子孫竝與祠廟差遣特許理
爲攷任從之 己亥帝謂輔臣曰渭河猶未通行閭平
江府月供闕米皆僱夫陸運當此秋旱淡恐勞民可權
於百司內支供雖糙無害它時水生卻令并輸 甲辰
五部落犯黎州左軍統領王去惡拒卻之折知常重賂

蠻帥使之納款 是月端明殿學士致仕黃中卒諡簡
肅中病革遣表猶以山陵欽宗梓宮爲言以人主之權
不可假之左右爲戒 置湖南飛虎軍帥臣辛弃疾所
創也尋詔撥隸步軍司遇盜賊竊發專聽帥臣節制仍
以一千五百人爲額 九月壬戌金主還都 癸亥詔
每日常朝可同後殿之儀不必稱丞相名趙雄辭曰君
前臣名禮也臣豈敢當此帝曰蘇洵嘗論此謂名呼而
進退之非體貌大臣丞相不須多辭續又詔除朝賀并
人使在庭依議其餘竝免宜名內樞密使日參如遇押
班亦免宣名 丙寅詔知縣成資始聽監司薦舉 壬

申禁諸路邊糴

詔印會子百萬緡均給江浙代納旱

傷州縣月椿錢是歲二浙江東西湖北淮西傷旱檢放
竝販濟計合二百萬緡斛先是帝諭宰執曰近來會子
與見錢等趙雄等曰曩時會子輕矣聖慮深遠不復增
印民間難得之自然貴重又緣金銀有稅錢費攜帶民
問尤以會子爲便律重於見錢也帝曰朕若不愛惜會
子散出過多豈能如今日之重耶 冬十月庚辰朔金
詔西北路招討司每進馬馱鷹鵠等輒率斂部內白是
竝罷之 壬午金主謂宰臣曰山後之地皆爲親王公
主權勢之家所占轉輸於民皆由卿等察之不審朕亦

知察問細微非人君之體以卿等殊不用心故時或察問卿等當盡心勤事無令朕之煩勞也 明州觀察使張說率擬贈承宣使與恩澤帝曰前日給事陳峴駁其致仕轉官今得毋再致人言乎趙雄言朝廷行事與臺諫不同朝廷須稍從寬臺諫當截然守法不可放過乃爲稱職帝以爲然 乙未胡元質言黎州五部落蠻納降趙雄等曰昨降旨諭以彼如未屈伏毋汲汲市馬使權常在我自無能爲所謂明見萬里帝曰蠻人欲進馬三百匹竝獻珊瑚等乞盟朕已令密院發金字牌卻其獻止許其互市 戊戌金主謂宰臣曰凡人在下位欲

冀升進勉爲公廉賢不肖何由知之及其通顯觀其施

爲方見本心如招討澤恬

舊倫哲
典今改

初任定州同知繼爲

都司所至皆有清名及爲招討卽不能固守人心險於

山川誠難知也

壬寅金主謂宰臣曰近讀資治通鑑

編次累代廢興甚有鑒戒司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

何以過也

甲辰金以殿前都點檢表爲御史大夫

十一月丁巳金右丞伊喇道乞致仕金主曰卿通習法

令政事雖逾六十心力未衰未可退也乃除南京畱守

已未知隆興府張子顏言曩乾道之旱江西安撫龔

茂良有請欲明諭州縣於賑濟畢曰按籍比較稽其登

耗而爲守令賞罰以此流移者少今歲旱傷欲乞許臣
依茂良所請以議守令賞罰從之 癸亥黎州戍軍伍
進等佗亂折知常遁去王去惡誘進等誅之 壬申知
南康軍朱熹請將今年苗米除檢放外有合納苗米九
千九百石撥充軍糧帝曰南康旱傷已撥米賑濟矣可
夏依所請趙雄曰聖德簡儉惟利百姓則不脩內帑帝
曰向來於內帑無妄用上以奉二親下以犒軍而已
癸酉金以御史大夫襄爲右丞 乙亥金主謂宰臣曰
郡守選人資攷雖未及廉能者則升用之以勵其餘
十二月辛巳金主謂宰臣曰岐國用人但一言合意便

升用之一言之失便責罰之凡人言辭一得一失賢者不免自古用人咸試以事若止於奏對之間安能知人賢否朕取人爲眾與者用不以獨見爲是 庚寅趙雄等上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國史志 壬辰以四川制置使胡元質不備蕃部以致猖獗奪四官罷之 丙申嗣濮王士輅薨 戊戌以新除成都府路提點刑獄祿東之權四川制置使應黎州邊事隨宜措置 己亥金河決衛川及延津京東埽瀾漫至於歸德府詔南北兩岸增築堤以捍湍怒 癸卯金授衍聖公孔總曲阜令封裔如故 是月戶部郎趙師霁言紹興以來賦入

綱目寢多中間雖將頭子等窠名五十二項并入經總制起發造帳供申其後復添坊場寬剩增添淨利等窠名錢一十三項又皆隨事分隸戶部五司其爲賦財則一而所隸者五莫相參照乞於本部置總計司以五司所隸錢物併歸一處趙雄等尋請戶部置總計轄司帝曰五司分治而長貳總之既有催轄司若更立總計司徒重複無益也是歲江浙淮西湖北旱調租發廩貸給趣州縣決獄募富民賑濟補民故歲雖凶民無流殍